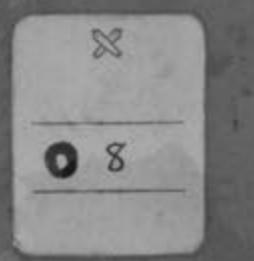


溫泉論



人



492.54

On
2

No
3200

1208



富士川英郎

2726

吳氏文庫



溫泉論卷之四

日本大鷹城醫官柘彥常叔順甫著
果篠齋藏泉本軒益同藩安堤平直頌仲溫而題文
泉鑑因察金門人會土佐野郷義德仲懷全校
大島君書入獻仙大阪泉宮城希廉世潔校
次造泉
天下之水一也。天下之火無二致矣。况天下之金石
乎。今也舉天下之火以燭天下之水。和之以天下之
金石。然而其氣味臭色。確乎溫湯。其才力亦髡髡乎。

真泉者。名之曰家溫泉。家溫泉。天下之一大奇貨者也。上自王公姬姜。下至鰥寡孤獨。凡懷久疴長患。不可自由者。好舉斯術。則一時縮地於千里。沸泉於咫尺。悠優閑浴。以鎔化累年之痼。猶運諸掌然。不亦痛快哉。予昔嘗入馬山。熟觀泉性。退而撰水火辨。遂及泉論。因察金石交會之理。假造溫湯。歷試諸人。然後果識家溫泉有裨益於世矣。則予豈敢闇然而懷之哉。向者太冲造假溫泉。擬諸但馬溫湯。曰溫泉卽天生花。藥湯卽剪綵花。假使形似色類。竟乏天生鮮艷。

況於香味乎。誠斯言也。以艸藥則似焉。苟淘汰泉石。以釀成泉性。是則人家一種溫泉矣。復何香味之損。若夫所謂假溫泉。用區區糯米殼。或火酒等。亦何異於世俗所用百艸湯。忍冬湯。當歸湯。枸杞子湯等哉。如是者直謂之剪綵花可也。是豈溫泉閒之物乎哉。欠其天生香味。固其所也。如吾家溫泉。果非同日之論也。浴者其辨察之。

泉性

凡溫泉之爲性。金鐵硫黃丹砂礬石雄黃朴消等精。

各自交會。以湧出百凡之才。其閒或有淡者。鹹者。酸者。甘者。或有大溫者。極熱者。半溫半冷者。或有發瘡者。愈瘍者。滑四體者。燥形肉者。受性各異。氣味互分。故欲擇溫泉者。當先辨其氣味臭色。然後察其才之美惡崇庳耳。以此辨別。則天地鬼神不能掩其秘也。今所新造泉性。本於有馬溫泉。蓋有馬溫泉。以金銅爲窟。硫黃礬石爲床。丹砂雄黃爲門戶。海鹽扑消爲過客。數性相集。以成一大奇泉矣。其故何也。硫黃得雄黃。則其性益猛。雄黃得金銅。則其力愈健。金銅得

扑消。則其液始流。故無扑消。則金液不化。無金液。則雄黃不神。無雄黃。則硫黃不靈。四物相和。以懷玄玄。不測之才。加之礬石。以發斬邪輔正之智。潮脈以體溫潤和暢之仁。火脈以奮飛天凌霄之勇。豈翅火脈已。扑消換之以硝石。而硫黃併焉。則烽燧之意存矣。故婦人宮藏有伏邪竄毒。必用泉弩以陷之。不亦旨乎。我雖不敏。一探斯蹟。造泉之微。豁然而通。夫然後其所損益取舍。實在用者活法如何耳。何必盡馬山溫泉。而泉性盡于此者也乎哉。

金華五石之爲効。主治婦人赤白帶下。血癥。石瘕。斷緒。絕產。崩中漏下。經水不通。小便失禁。子宮冷痛。一切胞中之毒。及丈夫疝癖。久淋。久痢。腸風藏毒。痔脫。肚遺精。精冷。白濁。小便短少。其餘諸瘡。百癬。麻毒。痘毒。手癆。腳氣。歷節風。毒瘻。癰癧。癰癧。金瘡。痼疾。水銀粉。切蟲蛇傷。馬牛蹶跌傷。奇驗萬萬。

金華五石泉方

順王石硫黃二斤

礬石一斤

豪貴之門

心鍊

驥其雄黃半斤

消石一斤

以上四物

用云

長

宜選上好者

金銅石今用銅罐代之

潮水一石

益火

熱藥

右五物先搗碎四物如細砂子同下銅罐內石上
加一扇板灌以潮水一石徐徐煖熥溫溫適膚爲
度若無潮水處新汲水一石和食鹽一斗用日浴
三次七日浴已卽撤湯滓是爲一臘每臘依前法
約三臘爲一順若夫夏日泉石一劑和以潮水八
斗浴三四日急換潮水再下半劑以終一臘按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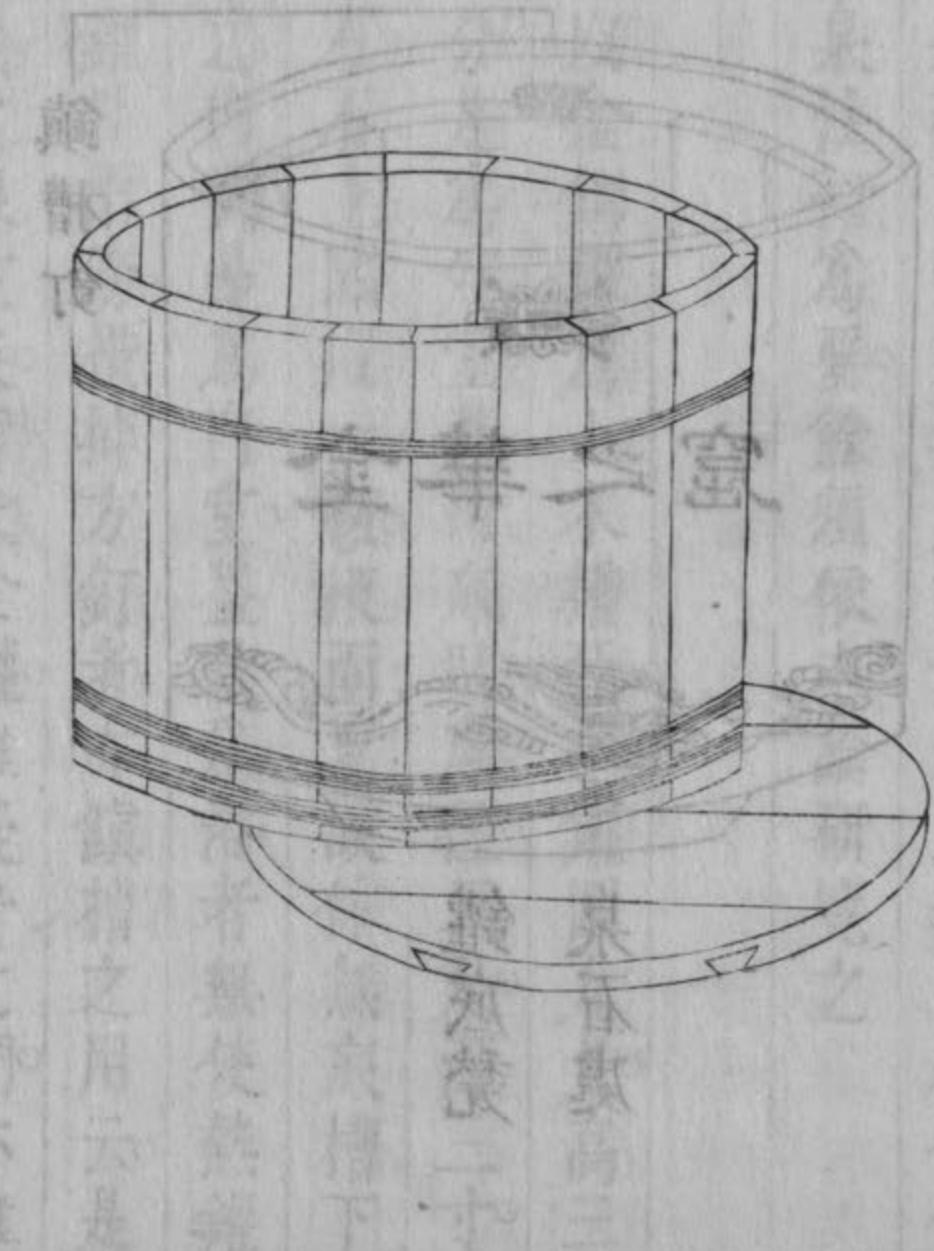
華治法與有馬溫泉無異。唯婦人三癟五絕七傷等專用泉注術爲要。餘須依本論研究之。

泉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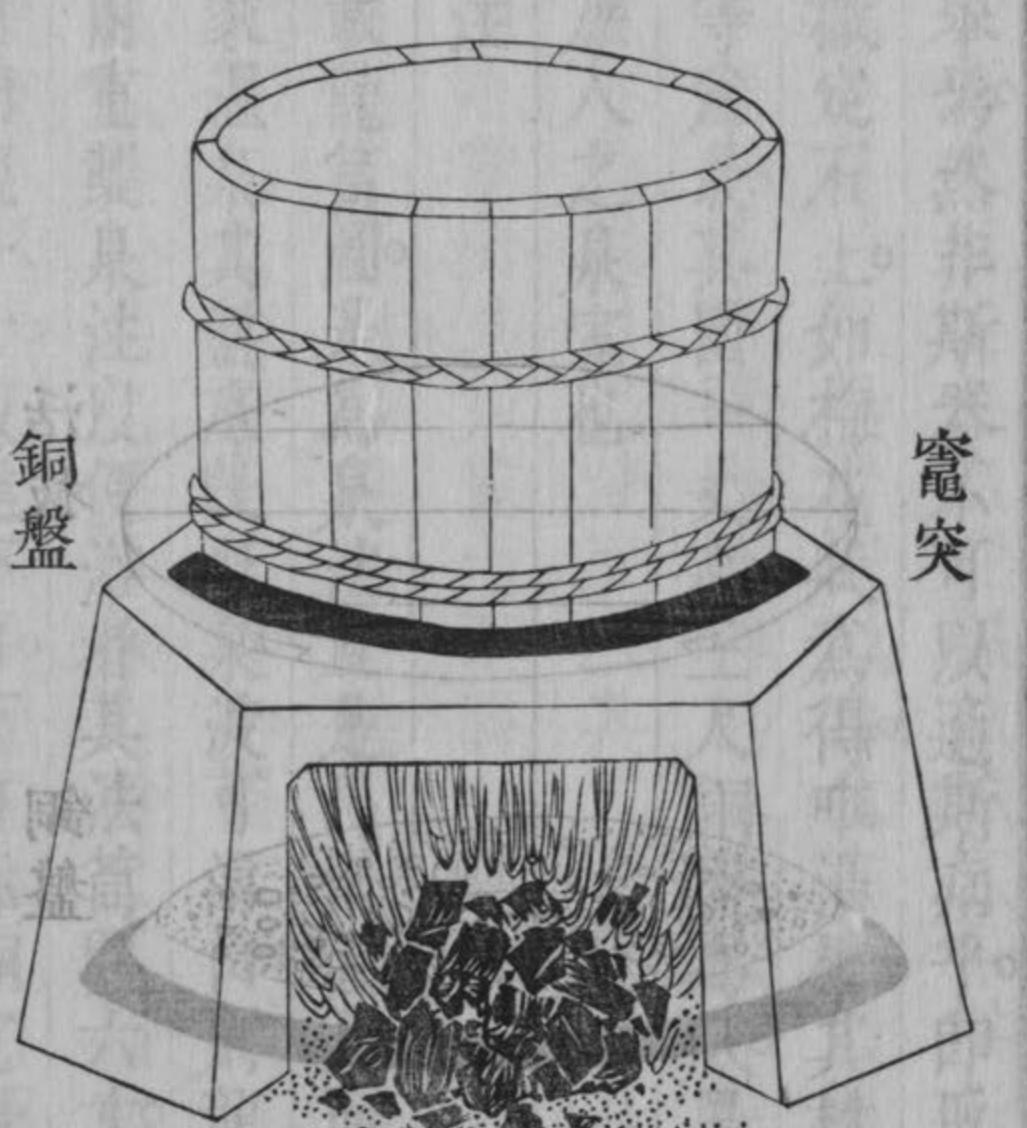
凡造泉室。以金銅罐爲上。木槽亞之。罐圍九尺。高三尺。厚三四分。是爲外室。其內底凹處。徑二尺。深三十寸。可以填泉石。石上隔以一板。板面更設作無底槽下。之可容罐之內側。是爲內室。蓋欲爲浴者無使熱罐親其膚也。罐日兩傍。橫挿方釘者。亦鎮槽之用云。是則王公姬姜之泉室矣。若夫金罐。雖豪貴之門。亦難



內槽并枝面圖



湯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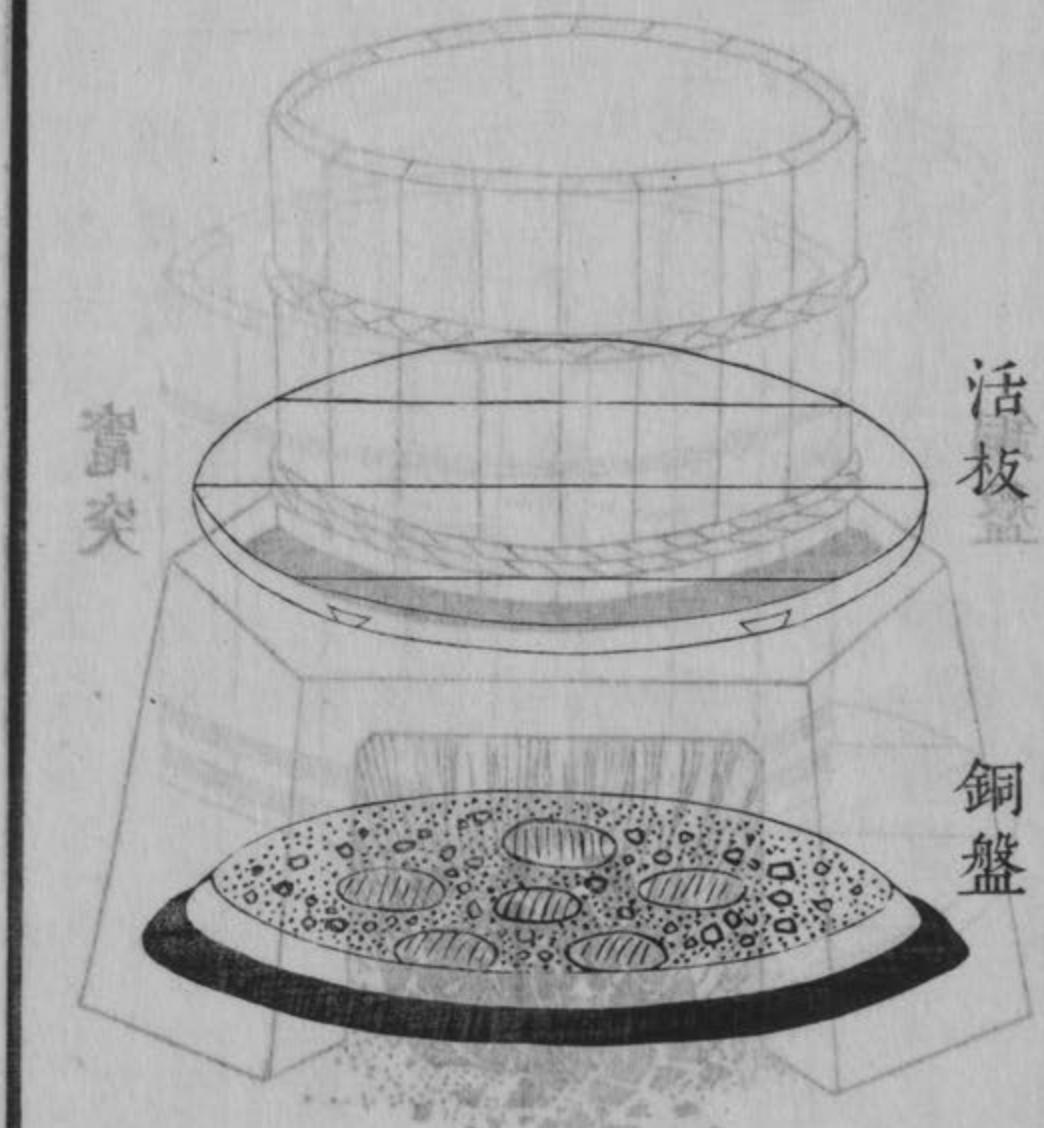


盤

活板

銅盤

上撒金石并扁圖



竈突

火

可一朝舉焉。然非斯器不可以適斯病乎。卽取扁金五六兩。撒定石上。如梅花狀爲得。唯湯槽其材以檜柏桂樟等爲最。其圍一丈。高三尺。銅盤爲底。黑鐵次之。是則庶人之泉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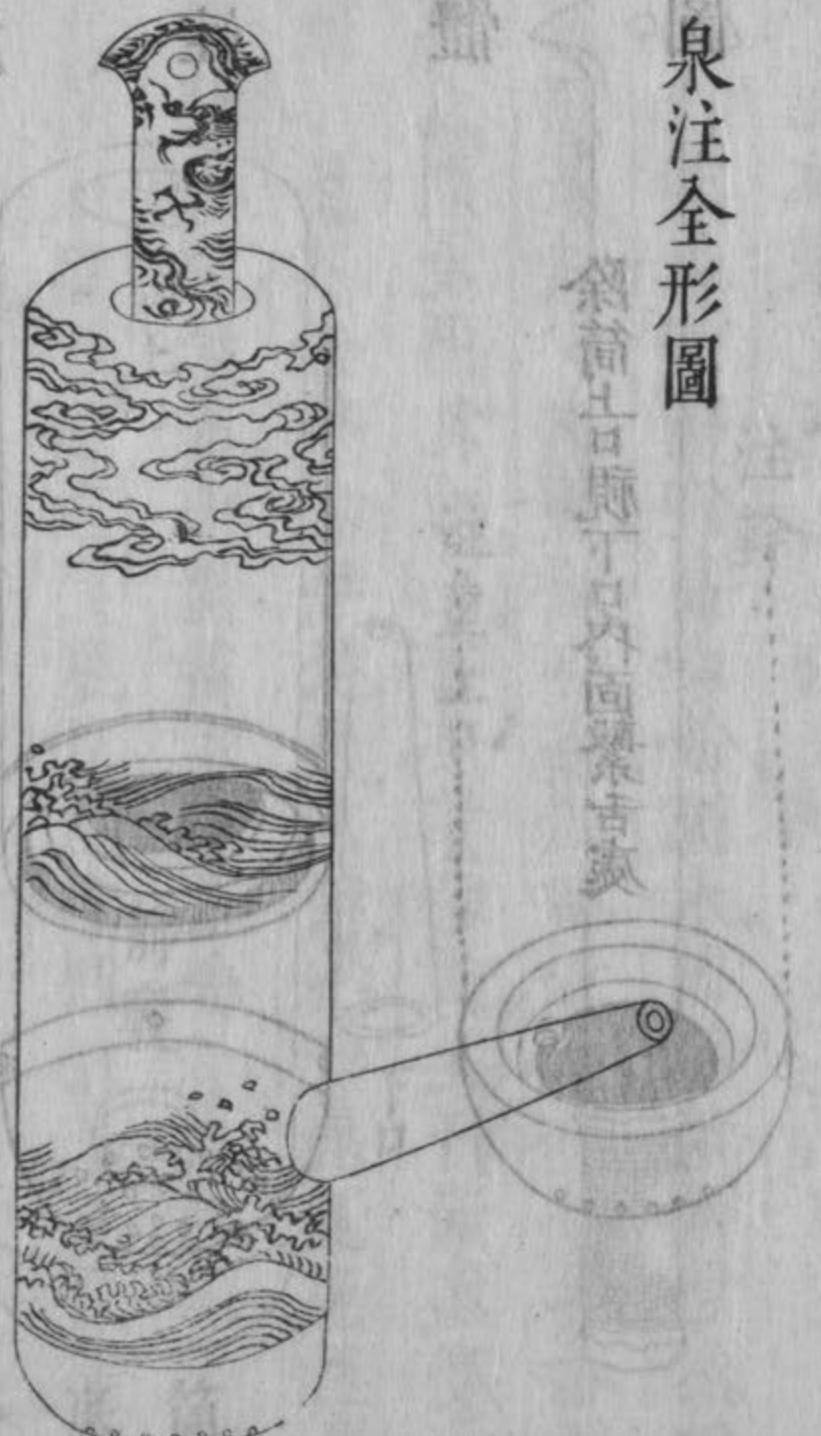
本草文共大下數箇口要生以金泉注本草文前而不浴生等身八十等

本論所載龍筩圖。是爲泉注。直是馬山溫泉而可者耳。如今家溫泉。其盤底旣無泉波可湧出。則龍筩何所用焉。因重製泉注以便浴者。其法筒圍六十長稱之。其上口內徑一寸。以達下口。下口赤銅包封爲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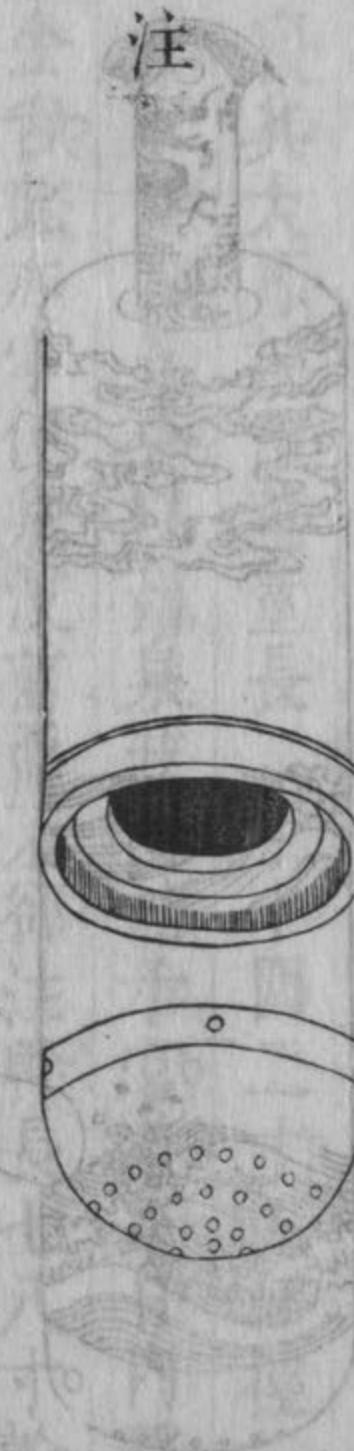
底中央穿幾小孔。以爲所通泉脈之處。其口內繫金舌。以閑闔之。勢使泉波納而不出。筒之下體。前面穿一竅。其大可挿注。莖長二寸半。圍二寸。上口徑一二分。下口四五分。以引泉波達諸子宮。莖下口內繫以金舌。此亦掌使泉波前而不郤。注幹長七八寸。幹頭一寸。鹿布裹纏。以縷紮定之。其大可填筒口。要在使泉氣不踈泄耳。唯筒與莖幹用木製之。舌與底則用銅或錫。全具既成。丹青以潤色之。亦倣龍箚之例。凡用泉注法。浴者坐泉底。聳腰放股。左手操注莖。使

泉注全形圖

余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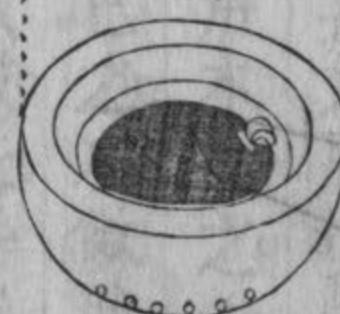
除筒底視下口內面繫舌處 筒底



體

除筒上口視下口內面繫舌處

圖示全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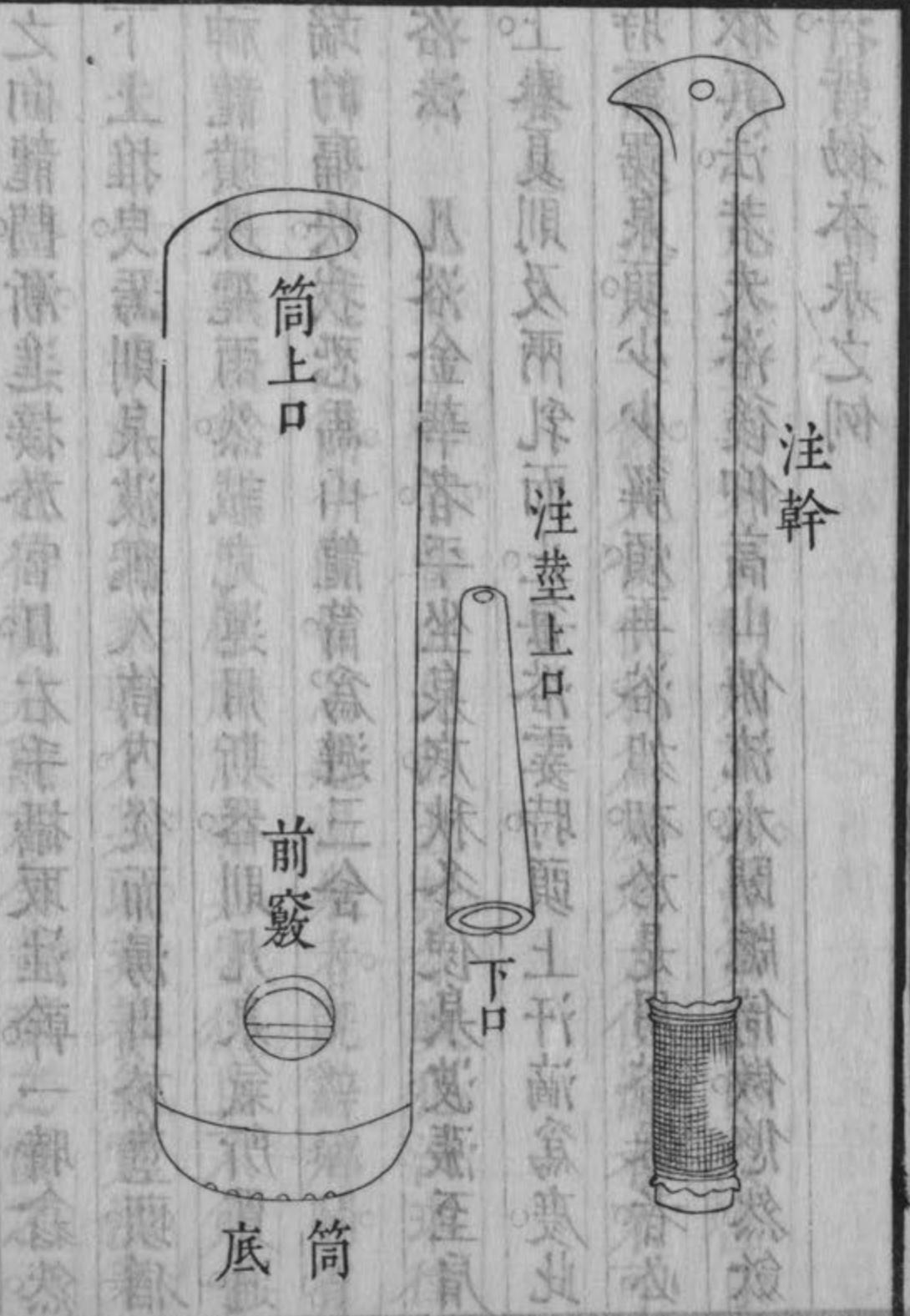
注幹



筒上口

前竅

筒底



之向龍門漸進接於宮口。右手攝取注幹。一時翕然。下上推曳焉。則泉波翻入筒內。從而湧出於莖頭。猶神龍噴珠飛雨然。誠克運用斯器。則凡泉氣所貫通。端的痛快。我恐馬山龍筭爲避三舍。

浴法 凡浴金華者。平坐泉底。秋冬使泉波漲至肩上。春夏則及兩乳而止。每浴霎時。頭上汗滴爲度。此時露踞泉頭。少少解煩。再浴如初。於是用浴器者。必依其法。若夫浴後仰高山。俯流水。閉牕倚傲。悠然歛汗。皆倣本泉之例。

浴度 依前法

浴煩 凡浴金華者。不問煩不煩。浴第四日以往。日服達泉丸一錢。大便快利爲度。若大便瀉者。不可與也。

浴禁 凡患者將浴。當必先明五禁。勿敢犯法。非律子狎侮家造之簡。今觀世之遊溫泉者。旣辭鄉關。省徒役。罷職廢業。憇形慰神。以養其生。猶且不免十失二三。況乎起居其家。朝夕其政。非養氣寬洪。秉六心精整者。其焉能得觀泉歟之全哉。戒之慎之。

六宜。金華治方不必止於此焉。宜逐證施術。若夫甘露飲。特馬山溫泉而可者也。如金華則否。蓋以新波已去。舊波無復可繼也。餘皆依前七忌。浴後調攝以上俱當心火正禁勿出外。

治驗

一賤內年二十有六。每產不唯不育。身亦憔悴。肌骨殆委。歲五月。兒染麻疹死之。自後母氏哀惜不已。

予因慰之曰。無傷也。今茲十有一月。當卜美嗣。夫子田不美。子精不可得而授也。請予以歲八月。浴馬山溫泉。既而從予之言。通浴一順。歸來形氣漸復。起居如故。可謂子田美而澤矣。冬十月下澣。月事至。三日乃止。婦報之曰。時乎不可失也。曰諾。吉。月在邇。請予少俟。後五六日。予門翕然而闔。予因爲作金華泉浴之。用煖宮術。自晦始焉。十有一月朔。出謁先塋。且告以報後之事。此夕宮日微笑。翌霄良放。宛如嬌葩。含晚吹。予欣然興酬卮酒。曰。時

乎不可失也。於是乎種子之業則成矣。明日停浴賦國詩一章以誓之。明年秋七月果生一大雄兒。名曰清麻呂。父母之喜可知也。

一河內恩智里松倉某婦年二十有一。嘗舉一女子居無幾死。婦哀歎以告予于折肱館。館在河內恩智左近城跡西陲卽予出診之所。予語之曰。盍生一大雄種。我請授之。夫子田不美。子精安乎長焉。前之愛玉天產肥脆骨不勝肉。是胞蓄冷漿。胎長其中。無陽氣以充之也。當預浴溫泉二臘。加以煖宮術。歲九月。是則樹藝。

之秋矣。月露下後二三日。當完資子精。若子精不達。則明旦必漏郤之。否則駛入其洲也。後其慎之。乃授以金華與泉注。明年六月晦。果婉良兒。蓋先我之兒一月云。自後每予抵館。輒婦欣然抱兒。出立門巷。相共遠指之。目送予之騎影而止。一浪華藥肆中道屋某妻。年二十有五。嘗產一女人。自來八年於茲。猶未乳焉。一日蹶傷左膝。有時顛仆。或痛或痺。歲十月浴金華泉一臘。用煖宮術。足疾卽愈。是月懸胎。果生一男子矣。且方其浴也有。

從妹年十有六。天質清薄。四體如絲。天癸未通。又有婢年三十有八。每月事至。吐悶腹痛。不知所爲。二人相共謀浴。倍用泉石。妹也。自後天癸始通。婢則諸患霍然。

一浪華西堀。綿屋傳吉之妾。年二十有八。素爲郭北之妓。一旦出爲郎之所歡。切願有嗣。萬方不獲。一日叩予于鳳鳴館。館在阪府泉坊。卽予出療之所。予莞爾而笑曰。我有術也。待子之求久矣。雖然子是花柳之苗。挾其釀毒黴氣不可知也。請驅其前而畧其後可乎。

方此時。足脛硬腫。腹裏有奔豚氣。是結毒兼飲者耳。因與半夏厚朴加犀角湯。以拔其飲。次服附子湯。足疾半癓。自後浴金華一臘爲閒。又浴一臘。始授湯胞之術。依法浴之。又旣三臘。歲十有一月。果震。自來不復報。明年三月。傳吉來叩。且言辱依國手之靈。得懸子胎。今將閏五月。其閏未嘗告狀情也。敢唯罪之不謝。比日卒然少腹痛。胎乃墮。今而噬臍不及。予對之曰。勿悔也。惡艸不除。子田不美。向來方且強浴。異日我視其苗長而已矣。

一浪華島之内。油屋某妻。年二十有六。容貌清細。猶二八之娘。月信愆期。交以帶下。予嘗診之。腹裏癥動。或痞或痛。飲喫常少。起居頗懶。合巹以來。八九年于此。未舉一子。因爲浴家溫泉。春秋每浴一臘。約四五臘。諸患脫然。起居如奕。一日予過藥店中道氏。主人語諸予曰。渠素小人之外戚也。其浴金華則可。不用泉注。則我不知也。予聞之歎然而歎曰。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一浪華本坊龜屋某婦。年三十有八。藏無他病。唯腹

中氣滿。有時上奔。或暈倒。或吐水。按之則牢然而痛。予診之曰。病得之於昔在翠樓時。深夜醉卧風臺。冷氣入腹。與酒漿相搏也。因作半夏厚朴加犀角鼈甲莪朮湯服之一百貼。閒浴金華三臘。諸患如失。

一浪華農人街磨刀家某室女。年十有八。自少小腹脹氣壅。二八月事少。起居頗艱。背反胸張。龜行鼈步。母氏唯是之憂。因相謀浴金華泉二臘。兼服達泉丸十錢。正氣天香加乾漆鼈甲湯三十貼。浴閉

腹中急痛。惡血隨下。倍屣他日。其色如漆。浴已。延予視之。腹滿如拂屏氣。緩立進退。自婉如也。母氏且喜且謝。相指而笑。曰。疇昔。邛之邃。今日。維齊之姜。

一浪華曾根崎。傘工宇八妻。年二十。頻年傷產。每及瀾月。輒一身洪腫。欬煩不寐。使予治之。常獲無恙。向來以其胎不育。屢問求嗣之方。予因爲令浴金華五臘。以攻盪胞之術。旣而踰年。更舉一女子。快婉長盛。

一浪華玉造。備前屋某妻。年三十。屢孕不育。嘗浴金華二臘。遂得熊羆之祥。

一浪華鴻池某妻。年二十有四。經閉數月。動疑重身。一旦惡露下後。使人諷訪金華之湯。旣浴二臘。後來果致懸弧之報。

一浪華久寶寺橋東。一商賈某妻。年二十有三。連年經閉五六月。腹滿少食。殆似惡阻。一旦惡露下霍然如失。有隣人勸之浴金華泉一臘。曰。他日必有襁褓之香。果如其言。

一大和州吉野郡飯貝村。林助三郎妻。年二十有八。月水不通。帶下如膏。性頗強健。身無佗疾。歲八月。躬自來叩求嗣之道。曰妾也二九而嫁。十年于茲。未嘗舉一子矣。其間湯液灼艾。日嘗月試。加以數浴溫泉。嘗遊攝之有馬。比年猶未應也。因更問紀之本宮。遂及龍神。皆各三臘。無毫所徹。予熟診之。曰術乎未也。不可以弗盡焉。我有溫泉。幸浴至七臘。則子田其美也乎。資養子精亦何乎難。卽授金華與泉。注而遣之。自歲九月至翌年三月。浴既七

臘。自後經水順至。四月肇受子精。明年正月。雄兒乃娩。後閱數歲。生生如達郎也。有慶。輒千里必致書曰。某月某日。復辱拜柘氏之賜。乃遠相贈以白染一盒。蓋是邦俗賀生之禮。後以爲例。或曰。世所謂石女者。不唯天癸不通。其腰必細。腹亦小窄。兩脰毛茂而黑。今也斯人腹小而剛。手足毛美而脩。外象頗比丈夫。然果非男腸。則以我藥術而理之。如是其易然也。可見石女之源。多本於疾故。而不一出乎天性也。

一予繼娶年二十有五。素常腰以下冷如冰鐵。終歲不倚腳爐者。九夏是已。粵若嫁之十月。浴金華泉一臘。明春三月再浴一臘。用煖宮術。是歲十月。三浴復一臘。術依前法。初婦生四年。罹痘頗險。自後鼻底窒然而銬。不聞香臭。聲音亦曠乎而低。方其三浴。凱門卒然痛不可忍。一夕豁然而通。向來薰蕕。自辨聲從而揚。予喟然而歎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泉之才之不可以已。我無斯泉。子胡爲乎其可得也。歲十有一月。經水至。後三日。胞門微綻。予

也試授子精。果震。遂生三郎。名曰驥。先茲雖月露下。然胞門高揭。闔然如石。其不孕也亦宜。走文官一文化戊辰之秋。浪華新坊火焉。一境頓爲赤地。翌春土木競興。樓臺新成。凡百老幼起卧於其中者。莫一不發瘡疥也。方是之時。青娥紅粉。何所施焉。羅襦寶帶。有誰乎解。可謂傾國之術窮矣。有一妓亭。蓋聞我門有金華五石。乃請之急作藥湯。每浴四劑。一槽駢坐八人。闔戶五十有餘人。不日浴已。其法不問瘡疥。預悉使此洗浴以發其汗。則其已

發者漸漸枯落而其未萌者累發赤疹樣卽愈亭主自謂得其策矣周告諸街巷則某甲某乙往往爭浴得以免焉顧是焦土新壁相共熏蒸濕熱其氣淫染著乎人宜乎金華能融化發越之迹是觀之大凡繁華阡陌海島卑地濕熱瘴厲所撼之處常須浴金華以驅散其毒矣

予嘗愛馬名曰飛電出入跨之蓋已十有五年矣未見一日有病色也。在昔西遊馬山留而去之有一書生騎而出馬騎壓圉直觸佩刀傷其股矣爾

後支痛攣蹇萬方無効予爲作金華沸湯頻頻熨洗三四日全差

卷之四

金匱

金匱萬式無懷子寫於金匱後

附錄

金匱與兵衛元式書

闊矣元式。嘗與足下把手於落葉之麓。相共講古今。泉氣而不覺晷之移者數焉。僂指算之九年于此。相顧猶昨。自來動輒見叩我於巖藪之中。存問甚厚。不圖比年累瘵並臻。泉論之草殆爲寒灰。而况於其能以一字裁謝乎。今茲春晚。同鹽翁再見移玉趾於浪華。僑居不啻乎。弗譴前昔之罪。復幸獲罄聆珠咳。以慰積年之塵懷。亦莫此痛快焉。比來泉論就焉。將上

諸梓特賜來賀。且惠以花椒一捲。炭籃一提。風味清好。奇巧纖微。珍愛不措。一則報諸寡君。一則示諸太夫。唯是待遇之隆。面汗不已。且高諭曰。吾儕來賀者。豈有佗哉。遠爲家國天下。近爲馬山溫泉。夫馬山溫泉之行。千有餘載。其間地震山崩者再焉。而闢之浚之者。前有行基。後有仁西。享祿天正之災。堂舍泉屋悉爲烏有者。亦再焉。而經營之。討論之者。昔則豐公。今則柘君。閨戶相唱。一鄉共和。翕然以爲溫泉之鴻業畢矣。昔歲京師香川太冲來觀溫泉。乃言溫泉法

術。華人已不知焉。況此邦醫人乎。洗浴之徒。唯在俗間。互相諮詢。爲之耳。其不得的中與間。受其害。所以有不免也。今也。我善知用。是以起廢痼治沉疴。公等有意于此。請演明馬山泉功於當世乎。方是之時。我溫泉何幸。熾行于世。天下無復敵者。所惜風俗嘩夸。睥睨射人。及聞太冲之言。舉冷笑相謂曰。堂堂靈泉。自振古而然。太冲無勞吻喙。亦何所軒輊焉。方其遊觀之日也。待之頗簡。太冲艷然作色而去。未幾而藥選出焉。以極熟發瘡者爲佳。微溫愈瘡爲惡之說。於是

乎始作。其餘所謂微鹹似淡鹽湯。猶城崎溫泉爲極佳。如有馬溫泉。過鹹至苦。所以爲不佳也。又曰。有馬溫泉。染布帛爲黃赤色。染齒爲紫赤色者。疑是鐵氣。此二色俱不佳。又曰。凡飲之漸瀉者佳。吞之直瀉者惡。又曰。有馬溫泉。如鹽膽水。飲之直瀉。其有毒無復可疑。又曰。古時僧行基。肇取於浴癩人卽愈。宜乎有治癩之能也。以上數言。一一有所激而發也。自爾已還。城崎熱泉。驍然日軒。有馬溫泉。逡乎月輕。何其奇也。吾儕率常私願誰能一言以間執讒慝之口者。不

意今後憑君之靈。以洗雪數十年來之冤也。豈翅馬山溫泉哉。一正而天下諸泉定矣。辭氣袞袞。一喜一懨。渴驥嘶泉。怒猊抉石。有使人瞿然而愕。懔乎不知所應者。伏惟凡物之將見也。一顯一微。道之將行也。一治一亂。在昔洪水滔于天。而有禹之績。揚墨塞道。而有孟軻之辨。今者地不震。山不崩。二僧何績之逞。太冲不黜。泉氣愚瞽何辨之費。崩然後其本立矣。黜然後其才彰矣。復何喜何懨。謂之一顯一微一治一亂。然而顯微治亂皆天也。非人所能也。縱令當時契

首踊躍。前累山海之鮮。後羅吳越之妍。日待太冲。猶列侯也。然天未假其時。則徒勞碌形骸而止。方是之時。必也使太冲奮然自勵。飽投軀於沸泉。釅骨盪髓。以試其才能乎。天未縱其秘。則不獨弗通於泉氣。反且爲之禍害而已矣。然則常微於所當微。常顯於不可弗顯。天也。非人所能也。僕雖不敏。嘗遊馬山。試浴二腋。覩識其超然不可比類也。旣而草創泉論。是日不足。將君命之所存耶。抑父師之所託乎。將太冲之所冥挑耶。抑馬山輿人之所面責乎。欲已不能。其誰

使之。足下試問諸泉靈大已貴神。千里相想。神其油然而掀髯一笑。

荅元式書

元式足下。孟秋辱書。因審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且所惠竹筒中盛填泉液升餘。照收不措。直染指而嘗之。鹽味銅臭。衝鼻口而不已。況且越海隔山。寥寥藐藐。離火脈來。然其性味儼有餘裕者。可謂泉之才之確乎。不可拔者也。苟以是輸諸四方。普煖熥之以天下之火。亦足徵其奇才矣。目今浪華有一湯店二十

年來發行紀之本宮溫泉。洞酌之於彼。而注緩之於此。以療癱瘓攣拘之疾。彼其才之粗。味之微。猶有効焉。況使本泉之醇者。家沸戶浴。則庶世其無疾病乎。僕也。奮然有志于此久矣。是造泉所由草創。亦不得已也。頃適有郵便。忽劇所齋呈玄貝一朋。實是馬山溫泉之鹽。是彼泉液注諸蒸露罐。文火煎沸。一晝一夜。露竭液凝。成一大鹽者耳。承諭舉寰老少。相聚覽閱。乃謂盼開山以來。未嘗目之鹽。而喫未嘗唇之鹹。咄咄。寒竈單煉。一出乎簡慢之餘。徒塵高明而止。赧

顏何堪。又承和州當麻北室院住僧某。右手拇指內側有瘤。其大如安摩羅果。每握念珠或合掌。輒爲之所衝觸。而支痛痒悶。祇攬我心。常自歎言掌上一果。曷日當熟。嘗浴本泉三臘。痛乃退。瘤尚自若。後遊但馬城崎。浴瘻未幾。瘤轉炮痛。楚毒不可忍。因遽旋駕于馬山。而其痛卽定。猶反手然。旣浴七臘。瘤於是乎油然消破。遂獲無恙。爾後每春臻浴。常以二臘爲例。凡生涯之間。歷遊于此。蓋已四十餘次云。有之哉足下之言。嘗聞船阪有馬之交。一處名曰瘤阪。相傳昔

人患瘤。挺挺然垂于其面。切依泉術而攻之。將去。比到此處。瘤倏墮落故名云。意凡百贅瘤。或痒或痛。或穿孔。或出膿。此是過鹹至苦之駛泉。足以銷破焉。若夫瘤在皮肉間。癟癟垂垂。推之可以左右。撫之不色。不痛。如足下豐頰所縣竒瘤者。不識本泉能療之乎。否。呵呵。又承勢州松阪人。西村氏之妻。年三十有一。率常經水少。加以無子。因浴本泉三臘。浴已告歸。足下囑之言曰。道出浪華。當必叩柘氏之門。比日勢人與其妻同至。懇問種子之術。僕乃欣然拊掌悉發其

秘也。重授溫泉私言三卷。并金華五石與泉。寧不識異日得有休閒乎。否。於戲。足下不挾靈泉之美。周詢諸衆。可謂智之廓然者也。元式使足下有大已貴氏之術。我爲之執鞭乎。時下北風其涼。爲道自重。

再荅元式書

元式足下。僕狂敢無憚之人。素常志鬱于中。則言必不能無激于外。動犯諱忌。違世俗。以求罪於於他者。不鮮矣。足下聞其言而察其志。視其色而知其情。把臂擊節。商論古今。指點興廢。眷眷不厭者。不識有何

所見而取此於僕乎。比來重領手教。反覆獎許。非所敢當也。亦唯不我遐棄。是爲幸甚耳。且見質嚮荅書。中泉氣恢復之事。夫泉氣恢復者。言溫泉火氣之漸薄。必待人力乃得之。興起挽回也。蓋溫泉爲火氣微劇。緩急不齊。而其性各分矣。是固非人力所可能移也。唯以地理之高低。與泉脈之淺深。動多自數變。不全其性。是可惜也耳。亦豈可泄泄然徒待天運而爲哉。譬猶熊野本宮。高流於湯峯之巔。但馬城崎。橫奔於新湯之口。既無一物添其上。則雖歷數千載之久。

乎。其氣猶有儼然不可奪者。若夫熊野二河。卑沸於南海之濱。潮來則泉波蒼然。與海一色。目今有馬溫泉。亦凹乎深出於溪澗之底。安得無四面澗水相合。滲入於其中哉。不爾。豈有二百年間。溫熱相變之理。舉世相傳有馬溫泉。火氣薄弱。不足適人之膚。初浴聳然毛寒。良久然後肌體溫溫。猶曝背於秋陽吁嗟。愚俗不識泉性。亦何足與道哉。然其所以有此言者。蓋泉氣之觸身。其必有所不能使人無歎然也。竊惟斯泉也。往古來今。大溫無比。是以泉頭常設備停水。

桶使人含之以解浴煩。或以冷水漬疊手巾戴諸百會。以禦頭疼眩暈。名曰枕水。又有提桶別汲溫湯盛之。高揭以灌浴者肩背。名曰打湯。以治頭瘡眼赤癧。癰肩氣耳底聛等云。故羅山溫泉記曰。有間溫湯舊得冷熱之中而浴者有効。又曰。一旦會地震山崩而後酷熱如探湯。殆似投雞卵而黃白凝結也。故近歲引澗水于甃而注之。始獲浴焉。然其効亦可覩也。夫羅山歷遊此土。實在元和七年。相距二百年于此。當時泉氣猶未得其所歟。故使浴者輒發暈失心。往往

有焉。厥後地平天定。肇得冷熱相和。以復於太古之舊。於是乎上自相國列侯。下至鯉寡孤獨。沛然接蓋。翕然引踵。可謂舒明孝德之時。猶不及焉。自爾以降。輿馬日繁。風境月華。泉之四面。尺寸之地。莫不比屋層樓。加以山勢外峙。地形內陷。譬猶擂盆底裏。特喧蒙密。澗深泉甘。此屋也。日入而過客喧。井鹹食苦。故西厨之粟。待東舍之水而爨。北里之甕。引南隣之甕。而漲無晝無夜。潺潺湲湲。浸潤馬山一區。宛似絲

瓜張網。莫到處不經緯貫通也。唯然。故水之行於冤中者。十之二三。而其餘右遁左竄者幾何。況且水之就卑。其性所先。不識泉氣所以微者。特在一區浸潤之水。而其所暗流也。悉聚于盆底而後行。如之何其可一朝禦焉哉。涓涓者目馴耳熟。恬不注意于此。既撤枕水。又廢打湯。比諸疇昔酷熱之時。是非如何乎哉。幸所賴者。泉味醇厚。非他所可企望也。故加之一層火熱。亦無所益。減之一層火熱。亦無所損。今也加之則發暈。如彼減之。則容侮如此。是豈非固有冲和

之不可以已者歟。自今以往。冀使此氣得微劇緩急之中。以適人之膚也。不亦吾大已貴神所深責於來者。而公等所當登鑑諸斯乎。足下以爲如何。

三荅元式書

辱書因審踐履康勝。甚幸甚幸。重見質泉氣恢復之事。以愚言之。近觀澗水之所逸。遠察泉窟之弗密。逸者何。謂澗水汎濫入于湯泉以薄泉氣也。弗密者何。謂窟口齟離沙石狼藉。不能使一條泉脈之直上涌出也。蓋上古亡論已。嘗聞行基浚泉之時。方刻等身

石佛置諸泉底。泉波夾其兩脇而出。云後迨三百有七年。洪水崩山。泉門顛矣。後九十有五年。仁西又復鑿之。泉口廓如。後四百年。亨祿天正之災。堂舍人屋屢爲烏有。然獨沸泉則免焉。自此以來。二百有五十年于此。天下無復見所謂等身石佛者。則深披泉窟而清泉脈者。除仁西之外。我未之聞也。安知此間六百有餘年之久。無泉門汎濫。沙石狼藉。加以澗水潛行。橫入其中哉。足下雅言。湯泉爲底。深二丈許。鉅巖爲窟。窟口徑尺許。橫通泉脈。自東南來。湧瑟爲浪。其間

深邃狹隘。不可直置湯槽。因作木筒挿之。引達諸上筒之左右。填塞黏土。層層固密。與筒之上口相齊。口頭以厚板爲蓋。蓋面穿小孔數穴。以使泉脈上騰。其上鋪甃數百擔石。坦然如牀。今之槽底是也。於是乎泉波觱沸。躍出乎石間。分爲甲乙之湯云。二百年前。豐相國經營湯山。引及泉室。室之中央。斷樟爲湯槽。室之外面。四環溝渠。餘波從而落之。悠悠月日。歷數百歲。土爲筭水所汎濫。下爲蠟蠻所崩穴。如之何其可一朝禦之哉。二十有九年前。信濃淺間嶽。卒然燒

破石飛土躍。則大地震動。方數百里。馬山溫泉冷如水。浴者大駭。既而震定。則泉氣挽回如故。是無佗火脈突發于東。而西則陷焉耳矣。是豈人力所可能恢復也乎哉。或曰。往昔馬山火焉。泉之四面。舍屋爲灰者。方五百步。數月土木未起。當是之時。地勢快闊。沙土霽燥。旣無一楹半戶翳大陽者。又無短筭小汚引澗水者。則泉氣大溫。倍於他日。浴者大悅。是無他以地面無浸潤之水也。雖然抑五六年前之火。泉之四面。樓院拂地方七百步。而泉氣反自若者何也。顧當

時所碍者。不翅地面浸潤之弊。又加以泉底橫入之水。不爲寡矣。是則人力所當急務。而非與待天作之比也。足下有意於恢復之業。請與馬山有司相共詢度。立課定律。五歲一浚泉源。每歲四省覓水。必在洗浴間暇之時。若夫境之東南。千巒萬磽。巨細深淺。崔嵬之所。崩崩沙石之所。填塞載眷載顧。勿有遲徊。則其庶幾乎。足下必振開泉鉅鋤。欲以致之恢復。則僕不敢不先導焉。

彰常頓首。前日屢蒙手教。皆未果答。踈懶之罪。猶可
濶畧。所示搢紳浴錄。奉閱一過。永正以前。未之審載
也。自足利義植。豐臣秀吉以來。其所遊觀名相大臣。
曰一條。曰近衛。曰九條。曰鷹司。曰烏丸。曰菊亭。曰鷺
尾。曰勸修寺。曰聖護院。曰大炊御門。曰轉法輪院。難
本田。爲藤堂。爲伊達。松平。丸鬼。岡部。蜂須賀。逐條計
之。而數焉。其餘列國諸侯。爲黑田。爲淺田。爲井伊。爲
之。凡七十有二。加以天下彥士傑僧。聯駕接踵者。其
麗不億。可謂宇宙第一靈湯。無復盛焉。安永七年。酒

井雅樂頭浴焉。八年。吾先君羽州尋浴。爾後斷然無
復一冠。蓋相繼者。記者之筆。於茲絕矣。自此以來。三
十有餘年。其間唯遠邇四民。輿痾騎癢。往還絡繹。誼
譁游浴而已矣。比諸四方溫泉。華則華矣。無乃取其
華而遺其實。趨其末不務其本乎。不爾。何寥寥到于此也。傳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
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
用。而淫巧衆也。熟觀輓近之俗。其所產淇澳之竹。袞
豫之絲。飾微治細。極技盡曲。以作奇器珍玩。雖工輸

之巧。猶或不及焉。若乃所謂大湯女二十人。小湯女二十人。送往迎來。捲幔扶浴。朝歌夜絃。喧於秦之阿房。鬪妍妬嬌。豔於唐之華清。然而至其道溫泉故事。則咿咿囂囂。矜夸舒明。存德之聖蹟。講張行基。仁西之方便而止。况於其法之與術。遂是孟浪胡亂。古今變律良毒。渾治宜乎。泉氣式微。洗浴陵夷。將以瑰天下之目。而醜天下之耳也。縱有山海之奇貨。亦何所贍焉。所謂工商盛而滛巧衆者。非邪。是足下所恒寒心。而僕所以爲長大息也。因重陳區區。敢累左右。又

見示有馬六景一冊子。蓋河上余田二氏所嘗珍輯云。展覽到此。拭目幾回。其第一。鼙瀑絕句。爲關白內前近衛公。第二。有明櫻國詠。爲左大臣道前九條公。第三。巧地山。則大納言雅章。飛鳥井卿所詠也。第四。溫泉寺。則太宰帥典仁。閑院親王所詠也。第五。落葉山。第六。有馬富士二絕。則大納言公亨四街卿。與左大臣尚實九條公所作也。富哉舉乎。古今騷客遊此土者。歲以千百算之。然其所賦。烟霞雪月。風雨晦明。以至山水草木鳥獸蟲魚。目觸心感。而發於言者。汪

洋洋蕩蕩。往不知還。今也勝景劃然六分。入於公卿之撰。遂究千歲不轉之美觀。不亦二氏之力而馬山之榮乎。吾聞二氏浚泉之中興。而仁西之爪牙也。在昔仁西之至。與河上余田諸姓居焉。仁西麾之日。咨吾中興君子。明聽我言。藐斯泉窟。埋沒久矣。與汝二氏戮力一心。湧出此湯。庶爾孫子世維藩衛。方今馬山竈戶八百。男女三千人。不以衆乎。以是圖之事。十一於古。功必百倍之。然而有人於是。論泉氣問法術。則蹙頰相謂曰。我攻吾工。我務吾商。以保兄弟妻子。泉

之興廢。我何與焉。唯然。故馬山人有三十三千之心。曾不若二氏之一心也。欲以是扶衰定傾。給於不足。亦難矣哉。方是之時。縱有六景之美。亦誰與眺望之。嗚呼。溫泉本也。六景末也。今足下與二氏俱是泉令之巨擘。而執此兩端者。苟外本內末。泉氣恢復。待河之清耳。萬萬諒察。

五答元式書

別來數旬。歲華倏新。幸欲付托東風。以相思之切。遞辱誨存。因審泉氣回春。山光融和。足下興居其中。萬

祉共人。何慶如之。且所惠拳石若干。并舊槽木片。俱是從來浪藉泉口。金華所附注者云。美哉石乎。爛爛如玉。竒哉木乎。燦燦如圭。僕也今日得坐觀諸掌上。不亦神之貺也乎。抑亦足以謝足下之勞矣。早春河上。宇翁亦特來謝舊臘之役。且見手投一片金華石。俱是同窟之出耳。相覩珍收。不勝愛玩。因想去歲臘中。大除客居。終歲塵事。諷乎盡矣。回思泉氣恢復之舉。猶未之傳聞也。深爲遺憾。前日足下將欲振旗鼓。率先從事。然衆莫能解。事決意共合其力。以是由豫。

延滯殆致廢閣。不圖將嗾僕之一至。方解衆難而決群疑。吁嗟。大治洪陶。雖非拙匠所克負。荷然格外義舉。其誰不裨贊之哉。唯日外紛紛。爲本業所牽纏。東趨西馳。竟無寧刻。亦何暇以塞諸子之責乎。比來歲暮。門無蹄轍。意興頗閑。今而恝然。其曷日當有爲乎。遂吐哺投袂而興。越若十有四日。午後抵于生瀨。風勁泉凍。縈回踔躍。旣歷四十有八瀨。則馬山少長逆我于船阪。壺飧以慰勞。足下亦與翁等十數輩。盛服執禮。鶴立于綠川之上。何其企盼之急乎。至則閑館。

暄席。叨命治具。夜已半矣。僕辭之曰。此行乎。不爲舞
雩之娛。鱸鱠之旨。苟有欲爲天下一匡泉氣者。我與
之而已矣。衆皆欣然拍掌。翌日昧爽。薰沐齊戒。欽上
書于泉靈大已貴神之祠下。以陳著作泉論之槩。既
而過溫泉寺精舍。住持泰了。待遇甚渥。正午就館。肇
講溫泉論。近辨馬山溫湯。遠及天下藥泉。其餘水火
金石交會之理。冷熱淡鹹區別之要。以至洗浴法術。
宜忌向背。造泉歷試。逐條分篇。反覆談論。自午至丑。
全部四卷。畧釋其大義而止。此日坐上煦煦溫溫。汗

溢面背。使人褰簾開牕。則滿目林泉雨雪霏霏。不直
也僕之聲竭腸斷。席上老弱。右自住持泰了。河上宇
翁。左至馬山闔鄉小大有衆。壹是莫不森嚴整列。翕
然傾聽。勃如興志。一喜一驚。心醉膽饜也於呼。山野
孤陋。何所持論。可眩乎人。幸莫以齊虜舌官而黜之。
則可矣。若夫當土溫泉。古今不同其氣者。本論未之
辨列也。故別述宿說。以質諸坐上。諄諄猶前日之言。
今也併錄以備便覽。如左。溫泉本泉之風氣。氣味大

當土溫泉之爲氣。大溫於太古。酷熱於中世。而輓近
唯溫而無力者何也。蓋大溫卽本泉之原氣。原氣大
過則或致酷熱。不及則或爲微溫。太過不及所自出
者。職關火氣盈虛而已矣。夫太古邈矣。舒明季德之
時。熾行于世。泉門廓如。方是之時。火脈大振。固有原
氣。雄拔沸騰。不蹇不崩。以究海內不比之美。後迨齊
明天智之東遷也。西幸之議遂廢。此間湮滅。將六十
歲。行宮民屋。忽諸拂地。泉之四面。唯獸蹄鳥跡之與
歸雲怪石耳。是則自有天地以來。當土本來面目。亦

何足抑壓火脈哉。唯然。故聖武之朝。使僧行基浚泉
窟。則其氣盈盈。有力如初。於是乎行基重修泉槽。額
弘浴法。天下再識馬山有溫泉矣。悠悠居諸茅茨。炊
爨。彼聚此散。頗爲休息之所。旣已三百有七十歲。不
復如今尺寸之地。比屋層樓。則地勢踈闊。泉脈牴行。
足以達火氣之勢。安乎此間。史傳未嘗記泉氣之變
也。承德之初。天作淫雨。洪水崩山。溺家引及溫泉。於
是乎洗浴熄矣。又復可一百歲。建久二年。僧仁西重
且濬之。使乃祖維清等置守。自爾以還。世世相繼。回

護皇張。蓋又三百有七十歲。一旦會地震山崩而後。泉氣酷熱如探湯云。熟按自永錄天正而到于今。凡二百有五十歲其初也。泉氣酷熱殆不可犯者。可一百歲方其中也。煦煦蒸蒸誠執其中嚴而不猛。和而不弱。可喜而不可狃者。又既可一百歲其終也。則氣力漸薄。溫而不厚。雜而不純。可昵而不可信者。可五十歲于此矣。由是觀之。當土溫泉。開門以徃。山川崩決。泉脈變革之期。常在甲子六反之後。而一則洪水。一則地震。洪水爲水脈洋溢。地震爲火脈怫鬱。夫水

火。溫泉之牝牡。而一升一降。陰陽之消長。亦何怪焉。今也以三百有七十歲爲一期交代。而一水一火。其變分矣。然其間未初聞有泉氣數變。則永錄以後。其數未盈一期。而泉氣交擾。到于此者何也。以予測之。初致酷熱者。實火脈所拂鬱。適乘氣運變革之機。激發震動。崩山飛石。火氣騰踔。倍屣他日耳。謂之一期交代之變。其中移至大溫者。地脈漸平。泉道因能和順。火氣健運。推水而行。謂之原氣充實之常。原氣充實。太古之常常。而或變後昆之數。不盡其數。而再三

變者。豈是天地之作爲也乎哉。方今泉氣運旺大溫。而反平溫無力者。未可遽謂原氣不足也。是其爲外物所濫而失其常者。非邪。何者。仁西以來。旣六百有餘歲。其間雖有一期交代之變乎。唯是泉間之事。而不及馬山人戶。則泉之左右。比塵隘巷。縱渠橫筭。巍巍蔚蔚。洋洋脈脈。積舊構新。曳清膠濁。屋上之屋。塗上之塗。點露降針之地。無處漏晷吹氣。則我恐窮陰合寒。外壅地脈。以抑火氣也。况今馬山一區。家于鉅巖重疊之上。其地僅覆數尺土壤耳。吾聞多石之

地下多空穴。有溫泉處。內伏硫黃。設冷氣一入于空穴。攝歛壅閉。極則火氣憤怒于中。與硫黃相搏。激發震轉。如霆如雷。其所衝破也。小則地震。山崩。泉塞。泥沸。大則土裂。石飛。山徙。川決。城鄉全陷者。不爲少矣。吁嗟。助鬱壓陽之久。臨其一期交代之際。安得無所謂如銃藥得火。而發於巍樓鉅塔之下哉。亦不可以弗早圖焉。縱令今日幸無此事。然眼前泉氣日薄一日。我恐歷五十歲之後。其氣冷然如水也。如之何其可坐而視焉乎哉。言未畢。滿坐聳然振膽。愕然吐舌。

於是乎浚泉之議則決矣。不識他日可得而恢復乎。否。

六答元式書

元式足下。僕開歲以來。朝朝西望。昂頭跂足幾何。不圖今日足下不來。三老實來。抑亦足藉以慰積烟惱也。承諭春來。該當臨叩草廬。先聞浚泉之實。近以新營泉宮之故。未得暇刻。因遣鹽氏某。御所坊某。番匠氏某。代謁拜謝。想能一一申詳。當自面復。且所恭呈箋織藥籠。實是窮僻土宦。敢堪供用。聊效片埃於岱華。

之報。深愧輶襲。幸勿鄙擲。則何榮加之言。言懇摯。敬領盛意。且馬山名玩。天下所共推譽。僕復何言。唯仰耑盛秘丹。以周旋於愁魔邪祟之城耳。感謝萬萬。蓋竊聞諸三老。曰僕昔辭湯山。闔境老弱半送我于綠川。半則畱圖浚泉之事。且其約曰。出令督事者三人。探泉源鑒地脈者七人。吾儕舉相與焉。掌土木者十有二人。治備器械者三人。汲沸竭泉者八十人。休作交代。劃以二時。若夫疾病寢食。互相扶持。邪正勤惰。各自戒慎。所反此約者。有如沸泉。盟已成。是月壬戌。

肇除湯槽。悉發泉底。甃石。濬鑿遠浚。大清窟口。建久以來。所用湯槽。深沒在泉底者。中世所製甲乙泉筩。其餘朽木陳芥。沙石土泥。大凡泉間長物。攘之斥之。無復遺滯。若夫所謂等身藥師石像。使人慕索。絕莫之獲也。蓋其然也。設行基埋藏之是。則當時仁西何爲發而弃之。可視浮屠方便之說。誰昔然矣。又曰。唯可怪者。人之陰毛是已。初覘之。則茸茸然如縷如絮。經緯糾結。成巢作牀。旣而採出。則一擔籃籠不可得而盛也。咨數百年之久。泉勢爲之所礙。躊躇顛沛。彊

排一毛關。然後恭勃爲浪。何其窘乎。且物之微也。毛莫加焉。然而沉淪積累。不舍晝夜。則其害於造物。如此其大矣。可不畏哉。是故利害淑慝。君子所以慮諸始也。又曰。深探泉源而燭之。則甲湯之源。自東南來。鉅巖重疊。向西而低。泉波觱沸。躍出乎其間。乙與甲相距丈餘。其下磊砢。散漫湧出。固非一條泉波也。故乙則更製方筩。以攝其散漫也。甲用舊圓筩而已矣。若夫所謂澗水橫行成路者。多在甲筩以南。其餘四面黏土。往往爲浸潤所盪滌。右竇龙隙。大失其所。宜

乎。泉氣式微。不可底止。是以衆皆涸思乾慮。煅煉結構。不敢瞬息怠玩。尋至丁卯。約六晝六夜。七十有二時。經始則畢矣。唯天正中。相國所造湯槽。儼然如故。置諸泉頭。不復改作。又曰。浚源以來。泉聲鎧鎧。日夜躍出於槽外數寸。比諸前日滿槽八分。則雄拔超越。殆復太古之舊。然而其爲氣也。溫溫蒸蒸。宛如艷陽之行於太虛。比日有人每浴嬰兒。斯須蒸透。身煩聲叫。不得容與焉。又有一老農。自近縣至。乃浴之日。泉氣蒸膚。較嚴於前昔。豈是老羸之所致歟。以是觀之。

雖未足致酷熱乎。溫之又溫。足以適人之膚也。其然。豈其然乎。夫酷熱者。固非本泉之原氣。復何望焉。唯溫之至大。使人浴已。卽蒸其皮肉。而饗其骨髓。此爲本泉之原氣而已。頃屢遣府人試浴。皆謂泉氣挽回。今僅虧其一分乎云爾。初浴。其氣大溫。使人悅懌。良久。其氣與膚相比。惓惓不厭。斯可惜也耳。誠斯言乎。足以徵泉氣微劇也。今近譬之。猶慈母之乳乎。嬰兒麗口須臾。而其腹果然。不復相顧者。原氣健運。推乳汁而行也。嬰兒勦哺良久。而其唇不放。載啼載噏。如

怨如慕者。原氣有虧。乳汁不盈也。今也。乳加一勺之
汁。泉添一分之陽。則其誰謂之何。蓋非加之添之之
難。處可加可添之難。何者。疇昔足下等濬鑿遠浚汲
取泉液。力則力矣。抑亦似異於古之道也。夫行基仁
西之行水。先作溝渠。達諸川澗。泉波涌流。從而就其
卑。泙湃奔逃。爭前而去。是行水之道也。中世以降。泉
之四面。比麤隘巷。無由引渠導泉。以是萬方罄籌。設
備器械。以汲取沸泉。一朝欲舉人力以竭天造。不亦
難哉。不唯其汲之難也。千鍾沸湯。常漲窟口。未如之

何。徒勞徭役而止。不若九夏晝永。溽暑浴絕之時。熟
省潛察。檢其地形與屋勢。以明所謂水至成渠之理。
而由其委蛇羊腸可行之道。淪諸泉之西溪。則其庶幾
乎。是莫勞力於汲泉。而全功乎陶冶。亦二師之術也。
古之道也。夫然後使鉅巖重疊之際。不得雜出所謂
潛行之水。則溫之又溫。可以慊於人膚也。雖然此唯
論其氣之本然耳。於其才功。則初無二致矣。冀自今
以往。使天下浴此泉者。猶嬰兒戀乳。則僕之至願則
足矣。臨楮絮絮難悉。餘煩三老細述。統祈鑒察。

足矣。雖不外其本分，但其本來限財無多，更兼其今
猶存水眼晶之又歸石處，令人遺憾。然則其
古之鑿也，大於鑿更驗還重，雖亦一時之遺物，
而其幾也，則可謂之首創。木皮西窓眼其數目
固不如其數目，與風雲之數目，則視木室如葉之數
而莫幾也。外與保而全，亦一時之遺物也。

附錄大尾

自跋
余論之統。凡有事矣。
余和諭假余
告過四方以究
之。余生分付初

矣。其有可矣。初。吾之登
山。用三穿以。二晝
小。間。放。与。神。壇。如。懷。
惠。以。朝。靈。悲。失。因。
難。歎。之。才。欵。矣。爲。公。

氣。勸。之。葉。孤。廣。公。
寄。祖。之。比。日。宦。者。起。
名。毛。有。姓。也。於。號。機。
寔。所。而。兩。爲。其。人。一。日。
未。望。曰。天。保。之。文。尔。亦。

孔之風。且切頭也。此松
詣銘。書字。加墨。染唐
日。文元。生。用。清
天下。氣。達。矣。

可。遂。年。擲。巨。蛇。纏
鍊。考。云。文。化。乙。亥。戊。
九。月。龍。山。松。影。翠。燭。



先天堂藏版目錄

蔓難錄五卷 國字

既刊

溫泉論三卷

全譜

溫泉足少陽話二卷 國字

嗣刊

勞瘵新書三卷

全

火鍼論二卷

全

產語三卷

全



拓氏醫叢六卷

嗣刊

折肱餘事二卷

全

藝齋以上八部

全

文化丙子年春二月

皇都寺町通御池上元

東都日本橋通一町目

三木安兵衛

疾行書林

須原茂兵衛

浪花心齋橋南四町目

鳥飼

市右衛門

